大易擇言

二

守正然後得吉而卦之九五剛健中正有大人之象自二以上五爻皆得正位則又貞之義也故其占又曰利見大人貞吉葢見險者貴于能止而又不可終于止處險者利于進而不可失其正也

辨正

愚案蹇之取義彖傳以為見險而能止夫見險而能止則不以止于險為貴而以止于不險為貴矣西南東北易中凡數見先儒皆主卦位之說然蹇解二卦言西南皆非坤體此不可通則東北之指艮

為徒止非艮在內則天德不為我有而无以見蹇之大用矣豈可泥于卦位而以艮為東北為險阻乎不可以不辨

通論 蘇州范氏曰蹇與屯近然屯則動乎險中難可圖也蹇則止乎險中難未可犯也

伊川程子曰蹇便是處蹇之道困便是處困之道道无時不可行

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

可用者故皆極言贊之坎睽釋卦辭後復從天地人物極言之以贊其大蹇則釋卦辭以贊之而已蓋上文所謂往得中有功正邦即其用之大者也

折中曰彖象傳于蹇解言得中者但取其進退之合宜不躁動以犯難為利西南之義耳諸家必以坤坎艮之象求之猶乎漢儒鑿智之餘也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正義 衡水孔氏曰蹇難之時未可以進惟宜反求諸身自

藍田吕氏曰山上有水水行不利不得其地故蹇也水行不得其地猶君子之行不得于人不得于人反求諸己而已故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知禮人不答反其敬

正義 紫陽朱子曰潛謙之書曰蹇與困相似致命遂志反身修德亦一般殊不知不然象曰澤无水困處困之極事無可為者故只得致命遂志若蹇則猶可進步如山上之泉曲折多險阻然猶可行故教人

以反身修德只觀澤无水困與山上有水蹇二句

便全不同

初六往蹇来譽

正義 山陽王氏曰處難之始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覩險而

止以待其時故往則遇蹇来則得譽

伊川程子曰六居蹇之初往進則益入于蹇来者對

往之辭上進則為往不進則為来止而不進是有

見幾知時之美来則有譽也

辨正

紫陽朱子曰来往二字惟程傳言上進則為往不進則為来說得極好今人或謂六四往蹇来連是来就三九三往蹇来反是来就二上六往蹇来碩是来就五亦說得通但初六来譽則位居最下无可来之地其說不得通矣故不若程傳好只是不往為佳耳

何氏元子曰此卦中言来者皆就本爻言謂来而止于本位也對往之辭初六去險最遠其止最先獨

見前識正傳之所謂智也

愚案易中言譽者凡數處皆不訓為名譽之譽猶詩之式燕且譽其為言安也字書亦有謂與裕通者此爻言方處卦初與其往而不能濟蹇不若居易以俟命也觀象傳以宜待釋之則譽非名譽之譽可知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方蹇之初進則益蹇時之未可進也故

身之義覺于理稍踈矣

通論　誠齋楊氏曰諸爻聖人皆不許其往唯六二九五无不許其往之辭者二為五之大臣五履大君之正位復不往以濟蹇而誰當任乎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正義　紫陽朱子曰事雖不濟亦无可尤

九三往蹇來反

辨正　愚案九三秉艮止之德遇險于外行有不得而皆反

求諸已故曰往蹇来反

存疑

衡水孔氏曰九三與坎為隣進則入險故曰往蹇来則得位故曰来反

伊川程子曰九三以剛居正處下體之上當蹇之時在下者皆柔必依于三是為下所附者也三與上為正應上陰柔而无位不足以為援故上往則蹇也来下来也反還歸也三為下二陰所喜故来為反其所也稍安之地也

象曰往蹇來反内喜之也

辨正 愚案内喜之者謂九三安于所止不怨不尤而有樂天之誠也舊說可疑

存疑 伊川程子曰内在下之陰也方蹇之時陰柔不能自立故皆附于九三之陽而喜愛之九之處三在蹇為得其所也處蹇而得下之心可以求安故以來為反猶春秋之言歸也

六四往蹇來連

有是助矣

語類問大蹇朋来之義朱子曰處九五尊位而居蹇之中所以為大蹇所謂遺大投艱于朕躬人君當此則須屈羣策用羣力乃可濟也

辨正

愚案朋指羣陰大蹇朋来謂九五以中正之德治蹇于上則羣陰從之而化此蹇之所由濟也先儒以六二相應為朋来似亦不必

象曰大蹇朋来以中節也

已平而難已靖矣乃陰柔更見于上聖人慮險難之復生而繫之曰往蹇来碩吉又繼之曰利見大人言能舍邪德而就康莊乃可免于凶咎陰柔皆能順乎陽德而後天下自是无事也盖又即上六以發全卦之旨非獨蹇極可濟而遂謂之吉也

象曰往蹇来碩志在内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正義 衡水孔氏曰貴謂陽也

東坡蘇氏曰内與貴皆五之謂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復吉有攸往夙吉

正義衡水孔氏曰褚氏云世有无事求功故戒以无難宜静亦有待敗乃救故戒以有難須速也

伊川程子曰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濟之寬大簡易如是則人心懐而安之故利于西南也湯除桀之虐而以寬治武王誅紂之暴而反

商政皆從寛易也无所往謂天下之難已解散无所為也有攸往謂尚有所當解之事也天下國家必紀綱法度廢亂而後禍患生聖人既解其難而安平无事矣是无所往也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来復也謂反正理也天下之吉也其發語辭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為也既安定則為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

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有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爲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爲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雖未即協經旨論自有理

紫陽朱子曰解難之散也居險能動則出于險之外矣解之象也難之旣解利于平易安靜不欲久爲煩擾故利于西南平易之地

通論

林氏黃中曰蹇止乎坎中是以言利西南不利東北

解動乎險外是以但言西南之利而不復言東北之不利也

愚案西南為向明之地東北幽暗義正相反蹇不言利西南无以見險之當出也解不言利西南无以見險之已出也蹇處險難之益深故復言不利東北解則不待言矣至兩卦之西南彖傳一則曰得中一則曰得衆者蹇方在難惟宜自守解難已釋可以有為也

辨正 愚案說卦傳云震為蕃鮮是震本有衆義不必附會坤卦矣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正義 衡水孔氏曰赦謂放免過謂誤失宥謂寬宥罪謂故犯過輕則赦罪重則宥皆解緩之義也

伊川程子曰天地解散而成雷雨故雷雨作而為解也赦釋之寬宥之過失則赦之可也罪惡而赦之則非義也故寬之而已君子觀雷雨作解之象體

謂中直也羣邪不去君心一入則中直之道无由行矣

辨正 愚案田獲三狐此險難已平而天下无事之時也君子于此不欲有所作為以擾天下而惟自守其陽剛之德以為安危治亂之樞機乃得居解之正理而无不吉所謂无所往而來復者正指此也程傳之說恐猶未備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所謂貞吉者得其中道也除去邪惡使其中直之道得行乃正而吉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正義衡水孔氏曰乘者君子之器也負者小人之事也施之于人即在車騎之上而負物也故寇盜知其非己所有于是競欲奪之

臨川王氏曰負者小人之事六小人之材也乘者君子之器三君子之位也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負荷之人而且乘載為可醜惡也處非其據德不稱其踞則冦戎之致乃已招取將誰咎乎

餘論 雷氏西仲曰負且乘小人自以為榮而君子所恥故可醜冦小則為盜大則為戎任使非人則變解而蹇天下起戎矣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辨正 愚案卦名至此爻始見以內卦險體必交外卦然後為動而免乎險也四處重陰之間又值動體之初未可以大動解而拇指雖動而身未動也然雖未能動而實為動之主朋至斯孚羣陰就之則信從而被其化此陽德之本然而其所以終免于險也舊說以拇為初六謂宜解去既與其所謂應者不合而亦無以見其理之必然

存疑 山陽王氏曰失位不正而比于三故三得附之為其

小之黨去則是君子能有解也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君子所解者謂退去小人也小人去則君子之道行是以吉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正義伊川程子曰解極之時而獨有未解者乃害之堅强者也上居解極解道已至故能射而獲之則天下之患解已盡矣何所不利

所以解之也解則天下平矣

大易擇言卷二十一

反是案程子此說以論損益之名則可非正旨也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正義蜀才范氏曰陽德上行故曰其道上行

伊川程子曰損之所以為損者以損于下而益于上也取下以益上故云其道上行損而有孚謂損而以至誠則有此元吉以下四者損道之盡善也夫

者虛之與時偕行也折中謂程傳所說施之賁卦則可

愚案損下益上即損剛益柔傳曰其道上行者以艮卦在上秉成物之德又卦中損剛則為剛中益柔則為柔中而无不底于成者此之謂其道上行也使如舊解以損為剝民奉君則剝民奉君固不可以謂之道矣如以自下奉上之事皆為損下益上夫自下奉上豈可以謂之損剛益柔乎易中固未嘗以剛為民以柔為君也○傳末凡三言時皆主

艮而言蓋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者艮之德也非艮不能使剛柔之皆得其中如此即所謂其道上行者也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正義會稽虞氏曰兌說故懲忿艮止故窒欲

衡水孔氏曰懲者息其既往窒者閉其將來懲窒互文而相足也

伊川程子曰山下有澤氣通上潤與深下以增高皆

損下之象在修己之道所當損者唯忿與欲故以

懲戒其忿怒窒塞其意欲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辨正

愚案卦之取義于損者非獨損三以為上也初九則損之以為九二六四則損之以為六五而初九與六四不用也初九之當損者剛而未中已事遄往言當輟其所為而速去之則合于損剛之義而无咎然初九既知當損又當知惟以求中而裁抑過

正亦非所宜故又曰酌損之此爻義之確然者舊解未知所當

存疑

衡水孔氏曰損之為道損下益上如人臣欲自損已奉上然各有職掌若廢事而往咎莫大焉竟事速往乃得无咎酌損之者以剛奉柔初未見親也故須酌而減損之

伊川程子曰損之義損剛益柔損下益上也初以陽剛應于四四以陰柔居上位賴初之益者也下之

益上當損已而不自以為功所益于上者事既已
則速去之不居其功乃无咎也若享其成功之美
非損已益上也于為下之道為有咎矣四之陰柔
賴初者也故聽于初初當酌度其宜而損已以益
之過與不及皆不可也
紫陽朱子曰初九當損下益上之時上應六四之陰
輟所為之事而速往以益之无咎之道也故其象
占如此然居下而益上亦當斟酌其淺深也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辨正 愚案象傳于三陽爻皆言志謂有是心而後有是事也下二爻以九二為用損之主此言合志者以初能合于二用中之志乃得其道以明酌損之義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正義 廣平游氏曰兑之情説而陽性好動故有利貞征凶之戒也

愚案損剛益柔剛之所當損者剛之偏者也如巳得

其中則守正而已足矣復有所為則失其中故曰利貞正凶夫在已不失其中而後能致物于中外卦之柔而不過其中二之剛中有以成之也而謂二可損乎故曰弗損益之舊說雖有理者多然不切本卦之旨

存疑

伊川程子曰二以剛中當損剛之時居柔而說體上應六五陰柔之君以柔說應上則失其剛中之德故戒所利在貞正也征行也離乎中則失其貞正

正義衡水孔氏曰言九二所以能居而守貞不損益之良

由居中以中為志故損益得其節適也

伊川程子曰志存乎中則自正矣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正義伊川程子曰損者損有餘也益者益不足也三人

謂下三陽上三陰三陰三陽同行則損九三以益上

三陰同行則損上六以為三三人行則損一人

也上以柔易剛而謂之損但言其減一耳上與

三雖本相應柔二爻升降而一卦皆成兩相與也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相與則其志專皆為得其友也三人則損一人一人則得其友蓋天下无不二者一與二相對待生生之本也三則餘而當損矣此損益之大義也

紫陽朱子曰下卦本乾而損上爻以益坤三人行而損一人也一陽上而一陰下一人行而得其友也兩

柔升降損益之義易中又无是例今姑存程朱之

說其餘以俟知者

餘論

楊氏文源曰人之相與惟其心之同而已苟精神不孚意氣不貫則羣黨比周固三也即一人之異亦三也是皆不可以不損也苟精神相孚意氣相貫則二人同心固兩也即千百其朋亦兩也是皆不可以不得者也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一人行而得一人乃得友也若三人行則疑所與矣理當損去其一人損其餘也

愚案三過剛矣過剛不損則必為柔之所疑而不足以成説故曰三則疑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存疑衡水孔氏曰初九自損已遄往已以正道速納同志斯来无復企予之疾故曰損其疾疾何可久速乃有喜故曰使遄有喜无咎

伊川程子曰四以陰柔居上與初之剛陽相應能自損以從剛陽者也損不善以從善也初之益四損其柔而益之以剛損其不善也疾謂疾病不善也損于不善唯使之遄速則有喜而无咎人之損過唯患不速速則不致于深過為可喜也

紫陽朱子曰以初九之陽剛益已而損其陰柔之疾唯速則善戒占者如是則无咎矣

愚案損之為義欲剛之不失中又欲柔之得其中也

非眞不能辭謂六五因受益而不失其柔中也此
爻羣儒多以或益之為句十朋之龜弗克違為句
視本義所解于理為短

存疑 伊川程子曰六五于損時以中順居尊位虛其中以
應乎二之剛陽是人君能虛中自損以順從在下
之賢也能如是天下孰不損已自盡以益之故或
有益之之事則十朋助之矣十衆辭龜者決是非
吉凶之物衆人之公論必合正理雖龜策不能違

也如此可謂大善之吉矣古人曰謀從衆則合天
心
白雲郭氏曰益之至豈獨人事而已雖元龜之靈弗
能違皿其所以元吉也洪範曰汝則從龜從筮從
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六五之元吉猶範之
大同也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辨正
愚案上即謂上九言六五受天德而蒙其裁成以獲

元吉之福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正義東海王氏曰得臣則萬方一軌故无家

伊川程子曰得臣謂得人心歸服无家謂无有遠近內外之限

辨正愚案易所求于天下者不過一中時至上九為剛為柔已无不得其中者而上九秉艮止之德无待于損而自足以益柔故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辨正 愚案中以為志求中之志也上九物无不得其中故大得志矣

餘論 伊川程子曰君子之志唯在益于人而已

䷩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正義 伊川程子曰益者益于天下之道也故利有攸往益之道可以濟險難利涉大川也

紫陽朱子曰益增益也為卦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自上卦而下于下卦之下故為益卦之九五六二皆得中正下震上巽皆木之象故其占利有所往而利涉大川也

通論

衡水孔氏曰損卦則損下益上益卦則損上益下得名皆就下而不據上者向秀云明王之道志在惠下故取下謂之損與下謂之益

吳縣范氏曰益上曰損損上曰益者何也益上則損

益下則民說之无疆為无窮極也自上而降已以
下下其道之大顯也陽下居初陰上居四為自上
下下之義五以剛陽中正居尊位二復以中正應之
是以中正之道益天下天下受其福慶也益之為
道于平常无事之際其益猶小當艱危險難則所
益至大故利涉大川也乃益道大行之時也卦才
下動而上巽動而巽也其動巽順于理則其益日
進廣大无有疆限也動而不順于理豈能成大益

吉无咎矣

存疑 紫陽朱子曰下本不當任厚事故不如是不足以塞咎也

又曰利用大作象曰下不厚事也自此推之則凡居下者不當厚事如子之于父臣之于君僚屬之于官長皆不可以踰分越職縱可為亦須是盡善方能无過所以有元吉无咎之戒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辨正

愚案損取益上六五所謂十朋之龜即取象于上九也益取益下六二所謂十朋之龜即取象于初九也然損之六五以十朋為天德益之六二以十朋為賢才取象微異此爻謂或益之以賢才而弗克違如夢賚良弼之類以見其受益之大也然雖以柔處中而居動體未必明于任賢勿貳之義故戒以永貞則吉至于郊祀之事百王所同然不用賢則治道廢用賢則治道興治道廢而享于帝未必

吉也如六二則享帝而吉矣○或疑六二何以言王者之事不知六爻取象變動不居惟其時義所在未嘗定以五為君二為臣四為大臣如箋注家之所云也損取益上故言益者在上卦益取益下故言益者在下卦益之大者孰有過于王者任賢事天之事六二不以此為言而反取他義可乎

存疑

伊川程子曰六二處中正而體柔順有虛中之象人處中正之道虛其中以求益而能順從天下孰不

願告而益之孟子曰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内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滿則不受虛則來物理自然也十者衆辭衆人所是理之至當也龜者占吉凶辨是非之物言其至是龜不能違也永貞吉就六二之才而言質本陰柔故戒在常永貞固則吉也王用享于帝吉如二之虛中而能永貞用以享上帝猶當獲吉況與人接物其意有不通乎求益于人有不應乎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正義衡水孔氏曰自外來者明益之者從外而來不召而至也

伊川程子曰既中正虛中能受天下之善而固守則衆人自外來益之矣或曰自外來豈非謂五乎曰如二之中正虛中天下孰不願益之五為正應固在其中矣

愚案自外來者所獲出于意外得之易者失之亦易

而不可不思所以守之言此以明永貞之義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正義紫陽朱子曰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不當得益者也然當益下之時居下之上故有益之以凶事者蓋警戒震動乃所以益之也占者如此然後可以无咎又戒以有孚中行而告公用圭也用圭所以通信

節齊蔡氏曰凶事困心衡慮之事

虛齋蔡氏曰當益之時槩當得益而居下之上乃危

地也故獨為益之以凶事之象所謂苦其心志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也其功夫又在有孚中行上

愚案三本多凶之地益之用凶事受之者知其為益則无咎矣若是者非體之以誠實而无二三其德不可也既處多凶之地則惟守此中道利害有所不計而常奉敬謹之心以對于神明則憂患之至皆所以增益其所不能而何咎之有乎告公用圭

紫陽朱子曰此言以益下為心而合于中行則告公而見從矣傳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蓋古者遷國以益下必有所依然後能立此爻又為遷國之吉占也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辨正 愚案以益志者謂增益其心之所不足愈見公以喻心而爻辭所言為遷善改過之事矣

存疑 伊川程子曰爻辭但云得中行則告公而獲從象復

正義伊川程子曰人君有至誠惠益天下之心其元吉不假言也故云勿問之矣天下至誠懷吾德以為惠是其道大行人君之志得矣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正義衡水孔氏曰上九處益之極益之過甚者也求益无厭怨者非一故曰莫益之或擊之也勿猶无也求益无已是立心无恒者也无恒之人必凶咎之所

伊川程子曰上居无位之地非行益于人者也以剛
處益之極求益之甚者也所應者陰非取善自益
者也利者衆人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欲
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仇怨
故夫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孟子謂先利則不奪
不饜聖賢之深戒也立心勿恒凶言勿恒如是凶
之道也
紫陽朱子曰以陽居益之極求益不已故莫益而或

之矣故曰立心勿恒凶繫辭傳所云或係斷章或

即以无交應莫益求應或擊傷之應凶學者當明

辨之今姑從舊說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来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

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无侵于人人亦

欲與之若切于好利蔽于自私求自益以損于人

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